

概念化逐霸國家行爲： 戰國時代秦國逐霸過程的啓示*

陳欣之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現有國際關係對於霸權的已有論述，大多試圖描述國際體系出現逐霸國家的原因，卻少有探索逐霸國家的行爲策略，對於逐霸國家如何克服各種挑戰，組建層級霸權秩序，尚未提出具體的分析模型。

本文擬填補逐霸理論空白，概念化逐霸國家行爲，提出逐霸分析架構，觀察逐霸國家在逐霸過程中如何克服競逐資格，地位汰除，以及新層級秩序組建的三大挑戰。戰國時代秦國先後淘汰魏國、楚國與齊國等逐霸競爭對手的歷程，是本文的研究樣本。公元前356年秦孝公變法改革，秦國強固內部統治權威，運用內部權力成長途徑（Internal Power Enhancing Approach），構建不敗的禦外自固優勢，促成抗衡失靈（Balancing Failure），分化競爭者陣營，克敵以剷除競爭對手，最後以無敵優勢，組建國際層級霸權秩序。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針砭與修改建議，得以精進本文的學術價值，謹此致上最高的謝忱。本文脫胎於2021年12月17日發表於「歷史與國關V」研討會的〈打破權力平衡的膠著－從秦齊互帝到田建降秦〉論文，作者感謝與會學術先進的指正建議。又本文是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6 -034 -MY3）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感謝國科會之支持。

本文結論認為，逐霸過程分析架構，將可以描述不同的逐霸樣態，為逐霸研究奠定深入發展的起點，增益吾人對於國家競逐全球霸權的認識。

關鍵詞：霸權，逐霸國家，權力平衡，戰國時代，秦國

* * *

壹、緒論

霸權（Hegemon）是擁有物質權力優勢（Keohane 1984, 34; Gilpin 1981, 29），位居國際社會威望等級（Hierarchy of Prestige）頂峰，維繫國際層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的主宰國家（Dominant Nation）（Gilpin 1981, 144-145; Gilpin 1987, 86-87; Kugler and Organski 1989, 172; Tammen 2000, 6）。霸權運用其擁有的權力優勢，憑恃其主宰地位（Dominant Status），推展其偏好的價值（Values），塑造國際秩序（Order）（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Ikenberry and Nexon 2019）。19世紀前，中華帝國長期在東亞組建層級霸業（Kang 2010），以及西歐強權爭奪霸權地位以主宰國際社會的歷史案例（Kennedy 1987），構成國際社會週期發生霸權更迭，國家競逐霸權地位的重要特徵（Modelski 1987）。

國際關係採取社會科學所強調的律則方法（nomothetic method），追求因果關係法則（Levy 1997, 24-26），可是主流的現實主義（Realism），拙於解讀過往的歷史案例，並未達到通則性地描述、解釋暨預測國家逐霸行爲的理論目標。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界定，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將會塑造所有國家，以自助方式保障最卑微的國家生存（Waltz 1979, 111-118; Mearsheimer 2001, 21-22），它否定國家可以克服安全恐懼的可能性，同時認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BOP）機制，將壓抑霸權的出現（Waltz 2000, 28; Mearsheimer 2001, 44-45）。可是過往的波斯、古印度暨東亞，持續發生逐霸成功，且建立永續層級秩序的權力平衡失靈歷史案例（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2007）；結構現實主義，甚至無法解釋近代美國單極（unipolarity）得以常保優勢的原因（Wohlforth 1999）。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霸權論與

權力轉移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TT），彰顯國際體系的霸權興衰與相應的國際衝突（Gilpin 1981;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勾勒古今國際體系的霸權起伏，卻未能解釋逐霸競爭中某些國家為何勝出與出局落敗的肇因。現有國際關係理論典範貧於解析過往逐霸歷史案例的適用性殘缺，約制吾人描述逐霸國家（Aspiring Hegemon）的行為特徵，限縮吾人解釋霸權更迭過程的不同面貌，更妨礙吾人預測當前美國與中國兩強競逐霸權地位的可能變化。

戰國時代魏國、齊國與秦國的逐霸案例，¹是吾人理解逐霸歷程，進而發展逐霸過程分析架構的豐富歸納取材樣本。戰國時代遊走各國的說客，遊說君主採行「合縱連橫」策略，抗衡對手維繫國家生存，或是扈從（Bandwagoning）強權以苟安於世（楊寬 1997, 350）。孟子、荀子、韓非等學者，提出穩定國際秩序的不同看法（閻學通與徐進 2009, 268-275; 葉自成與龐珣 2001, 27-29）。呂不韋編撰的《呂氏春秋》，提供秦國一統天下建立直接統治萬民的理論論述（佐藤將之 2021）。秦國自商鞅變法後，由西方邊陲地域崛起，成功克服其他強權的抗衡反制，逐一兼併其他國家，建立一統江山的層階式帝國，更是國際關係討論抗衡失靈（Balancing Failure）的典範案例（梅然 2002; Hui 2005, 54-68; 辛萬翔與曾向紅 2010, 65-69; 漆海霞 2015, 31-46; 劉俊智 2019, 119-128; 陳欣之 2019）。

本文界定，逐霸國家戮力於攀登國際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頂峰，取得國際體系霸權主宰地位，並組建符合其利益之國際層級秩序。本文的研究焦點在概念化逐霸過程，提出逐霸分析架構，描繪逐霸國家在逐霸過程中所面臨的核心挑戰，突顯逐霸國家成功逐霸的行為特徵。本文認為，逐霸國家是貪婪國家（Greedy State）（Glaser 1992, 501），它的目標不是有限地保障國家生存安全，而是願意承擔風險，爭奪國際社會之物質權力分配與威望層級的至高位階。逐霸國家更是不滿現有國際秩序的革命國家（Revolutionary State），它認定既有國際秩序是不正當的（Illegitimate），且未能滿足其利

¹ 各家對於戰國時代的起止年代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採用中國大陸學者楊寬的看法，界定戰國時代起自公元前468年，結束於秦國統一天下的公元前221年，合計248年（楊寬 2002, 7）。

益，故而有以武力傾覆之必要（Schweller 1998, 5），以組建符合其利益之國際層級新秩序。西方世界的路易十四法國與納粹德國（Schweller 1998, 63），以及戰國時代的秦國，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美國，都是意圖改變並塑造國際新秩序的逐霸國家。

本文首先將回顧國際關係對霸權的定義，以及這些觀點所衍生的逐霸權力驅動論（Power Driven Approach）與地位驅動論（Status Driven Approach），彰顯現有分析逐霸過程的研究限制。再者，本文將勾勒逐霸國家在逐霸過程所面對的安全恐懼、地位淘汰競爭，以及層級新秩序組建等三項挑戰。其次，本文將以戰國時代秦國的逐霸歷程作為研究樣本，描繪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採用商鞅進行變法改革後，秦國強固內部統治權威，以內部權力成長途徑（Internal Power Enhancing Approach），²構建不敗的禦外安全基礎，促成抗衡失靈，分化競爭者陣營，克敵以剷除競爭對手，最後以無敵優勢，組建國際層級霸權秩序（Hegemonic Order）。本文結論認為，本文所發展的逐霸過程分析架構，檢證逐霸國家實現霸業的程度，為逐霸研究奠定深入發展的起點，增益吾人對於國家競逐全球霸權的認識。

貳、解釋國家逐霸的觀點

現有國際關係對於霸權的已有論述，大多試圖描述國際體系出現逐霸國家的原因，卻沒有演繹出觀察逐霸國家行為策略的分析架構。以物質權力消長變數，解釋國家競逐國際霸權地位的權力驅動論，是國際關係解釋霸權生成，以及觀察國際逐霸競爭的常見觀點，但是它無法提供吾人一個解析逐霸國家行為特徵的分析架構。權力驅動論定義，霸權是國際體系內擁有物質權力優勢（Power Supremacy）的國家（Gilpin 1981, 29; Keohane 1984, 32-34; 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49）。無政府結構（Anarchical Structure）所造成的生存安全不確定恐懼，驅策國家渴求權力，邁向追求權力優勢的逐霸悲劇（Mearsheimer 2001, 35）。吉爾平與權力轉移論以為，逐霸乃是國際體系

² 結構現實主義稱為內部抗衡（Internal Balancing）（Waltz 1979, 168; Mearsheimer 2001, 156-157）

之國家間權力不均等成長（Uneven Growth of Power）法則的機械性產出，國際體系的權力轉移，導致逐霸衝突與霸權更迭（Gilpin 1981, 230; DiCicco and Levy 1999, 684）。權力驅動論認為權力成長將轉換一般國家成為逐霸國家，引發與守成霸權（Status Quo Hegemon）的利益衝突，導致不可避免的霸權戰爭（Gilpin 1981, 186-210），權力優勢更會賦予霸權以國際領導力，霸權將運用權力資源，採取國際社會化手段，建構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國際秩序（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以長久維持其優勢的霸權地位（Tammen 2000, 6）。權力驅動論突顯權力消長在逐霸競逐過程中的重要性，更發現國際制度是國際逐霸競爭的重要衝突場域，但無法解釋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主政下的德意志帝國，如何成功規避他國抗衡（Goddard 2009; Rathbun 2018, 10），以及權力成長的美國，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長期採取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特殊現象（Gao 2011, 428-442）。權力驅動論對吾人理解逐霸競逐的整體內涵、過程、衝突面貌與國家互動，仍有很多待拓展的空間。

晚近國際關係從肯認鬥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的視角，定義霸權是一種需為他者肯認（Recognition）的國際地位（Status）（Clark 2009, 24; Simpson 2004, 70），衍生出逐霸地位驅動論，強調國家追逐強權地位的根本意圖，是國家提升國際地位的渴望（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Murray 2019; Renshon 2017; Ward 2017）。地位驅動論認為，權力成長是國家追逐強權（Great Power）或是霸權地位的手段，它是完成霸權身份認同（Identity）的策略性產出（Murray 2019, 24-25）。逐霸國家有稱霸國際的野心與目標，採取權力成長策略，以構建實現其提升國家地位的目標。例如21世紀的中國，就意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重塑過往的歷史性東亞大陸主宰地位（Deng 2008），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矢言在2049年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領先國家，擁有軍事、經濟、科技與治理制度等各種軟硬能力的優勢（Xi 2017, 25）。過去的納粹德國，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帝國，被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歸類為權力驅動逐霸國家（Mearshimer 2001, 172-181 and 305-322），但亦不可忽視其地位驅動逐霸動能（Ward 2017, 208）。地位驅動論所描繪的國際社會逐霸本質，乃是國際社

會的國際地位起伏競逐。

其次，不同國際關係典範對霸權的多元界定，模糊吾人觀察國家競逐霸權地位的研究焦點。現實主義強調霸權的權力優勢特質，以及霸權必然遭遇他者抗衡的權力平衡作用（Waltz 2000, 30）。新自由制度主義，關切霸權消長所導致的國際制度存續與國際秩序興滅（Keohane 1984; Ikenberry 2020）。霸權穩定論注意霸權的國際領導作用（Kindleberger 1973; Kindleberger 1981）。帝國（Empire）（Ferguson 2005）、單極（Wohlforth 1999），以及權力轉移論所運用的主宰國（Dominant Nations）（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Tammen 2000）等概念，亦常成爲霸權的同義詞。不同的國際關係典範，雖提出不同的霸權定義，但它們多描述霸權的內在特質，以及霸權治理的面貌，對於國家的逐霸動機與逐霸過程，少有提出具體的解析架構。這些觀點只關切霸權競爭的結果，無意深究逐霸國家的策略得失，例如秦國與美國，爲何可以勝出於國際逐霸競賽，而戰國時代的齊國與近代的蘇聯，卻成爲逐霸失敗的輸家。

此外，現有國際關係研究對崛起強權（Rising Power）、改變現狀國家（Revisionist States）或不滿意國家（Dissatisfied States）的看法，彰顯逐霸國家對既有國際秩序的不滿，卻沒有解析它們的具體逐霸策略操作。第一，崛起強權未必是逐霸國家。權力轉移論主張，國家能力快速成長的崛起強權，將會挑戰主宰國權威，意圖全面改變國際秩序（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19）。但是美國在20世紀初葉，其國家經濟規模已超越大英帝國，卻並沒有發動霸權戰爭與大英帝國爭奪全球霸權地位（Feng 2006, 83-108）。美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採取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逐霸意志消沈（Waltz 1993, 72），遲遲不扮演霸權領導者的角色（Ikenberry 1989, 377）。第二，苦怨國際秩序、規則與規範的不滿意國家（Schweller 1998, 24-25; Tammen 2000, 9），或是改變現狀國家，未必是有意取代霸權或是追尋霸權地位的逐霸國家。改變現狀國家所不滿意之標的，涉及領土、地位、市場，意識型態或是國際制度暨規範等範疇（Davison 2006, 14），如果就國家是否滿意上述議題進行類型化分類，則改變現狀國家將高達3,125種類型。庫力、奈森與瓦德（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以國際秩序暨權力分配作爲類型化變數，認爲改變現狀國家有不滿意國際秩序與權力分配

的革命國家（Revolutionary States），滿意現有國際秩序但不滿意權力分配的位置國家（Positionalist States），不滿意國際秩序卻滿意於國家所處之權力分配位置的改革國家（Reformist States），以及滿足於國際秩序與國家所處之權力分配位置的現狀國家（Status-Quo States）等四類（Cooley, Nexon, & Ward 2019, 695-701）。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曾試圖摧毀美國霸業基礎的自由主義多邊制度（Ikenberry 2017）。被視為有意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卻一再聲言要堅持走多邊主義之路，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習近平 2021）。此種理論預測與實際國家行為間的矛盾，突顯以不滿意國家或是改變現狀國家視角，觀察逐霸國家行為策略的侷限性。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不存在守成強權（Status Quo Powers），而視所有強權（Great Powers）為改變現狀國家（Mearsheimer 2001, 2; Snyder 2002, 158）；此種觀點固然突出逐霸國家的角色特徵，不過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邏輯矛盾，以及難以操作化的缺陷，使它難以發揮更多的理論指引貢獻。首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看似簡潔地勾勒逐霸策略的樣態，但他並未具體衍繹逐霸策略的採用時機與選擇機制（Toft 2005, 387），反而花費大量篇幅，論述逐霸國家偏好採取卸責（Buck-passing）策略，以防阻其他競逐者的坐大（Mearsheimer 2001, 157-162）。米爾斯海默強調，逐霸國家會理性衡量各種策略的成本效益得失，但亦不無可能遭遇誤判的扭曲（Mearsheimer 2001, 343-344），使得原本簡潔可操作的逐霸決策路徑，因誤判因素的干涉，而陷入撲朔迷離。再者，攻勢現實主義秉持無政府結構決定論，所提出的分析假設，與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如出一轍，二者卻個別導引出求安（Security Maximizing）與擴權（Power-Maximizing）的歧異國家行為傾向（Taliaferro 2000, 128-129 and 134; Hamilton and Rathbun 2013, 441），如果攻勢現實主義未納入國家的擴張意圖（Intention）變數，勢難在理論邏輯上自圓其說（Hamilton and Rathbun 2013, 444; Pashakhanlou 2013, 205-206）。第三，逐霸國家在取得區域霸權位階後，似乎從改變現狀國家轉換為固守區域優勢權位的守成國家，面對難以跨越的巨大水體（Large Bodies of Water）權力投射障礙，區域霸權偏好成為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採取抗衡或是卸責策略，阻止其他逐霸國家威脅區域霸權勢力範圍，晉級為全球霸主

(Mearsheimer, 2001: 140-143)。攻勢現實主義對區域霸權行為態度的描繪，無法支撐它認為國際體系不存在守成強權的立論 (Mearsheimer 2001, 2)。第四，如果巨大水體是阻止所有改變現狀國家取得全球霸權的障礙，區域霸權何必浪費實力，以抗衡或是卸責策略，約制必將受制於巨大水體的逐霸對手？反之，如果某區域霸權可以跨洋約制其他區域逐霸國家的權力成長，不啻意謂此區域霸權具有跨越巨大水體的權力宰制能力？美國屢屢克服海洋限制，在歐陸、朝鮮半島、台灣海峽與波斯灣投射力量，正是美國作為單極全球霸權的明證 (Layne 2002)。因此，奠基於無政府結構分析層次的攻勢現實主義，或能突顯國家逐霸的結構性動能，卻難以提供吾人一個可以具體觀察逐霸過程的可操作性分析架構。

最後，國際關係典範的探索議題 (Agenda)，很少觸及逐霸國家在追求霸權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核心挑戰。大部份的國際關係研究，或是偏重描述物質權力與霸權作為一個國際特殊行為者的相互作用 (Gilpin 1981; Mearsheimer 2001; Tammen 2000)，或試圖解釋霸權在取得霸權權力優勢後，如何運用國際制度或是軟權力 (Soft Power) 主導國際體系，維繫其利益與優勢地位的各種治理策略 (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Nye 1990; Krahnmann 2005)。更多的研究，關注霸權戰爭的爆發時機 (Kugler and Organski 1989, 179-190)，試圖觀察何者-衰落霸權 (Declining Hegemon) 或是改變現狀國家-才是霸權戰爭的啟動者 (Copeland 2000, 37-50; Gilpin 1981, 197-209)，或是彰顯守成霸權與改變現狀國家發生霸權戰爭的必然性 (Allison 2017; Gilpin 1988)。這些觀點，雖豐富吾人對於霸權治理的認識，但無法構成一個分析架構，得以類型化逐霸國家所面對的逐霸挑戰，解析逐霸國家爭取霸權地位的具體策略，發現逐霸國家在逐霸競賽中脫穎而出的關鍵性致勝因素，評估逐霸國家實現霸業的程度。

參、逐霸國家面對的挑戰

一、競逐霸權格局的特質

逐霸過程是一場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競賽，逐霸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與他國進行無區別的單敗負方淘汰，爭奪國際社會物質權力分配與威望層級的至高位階，俾決定國際層級秩序內容。霸權競逐賽局下，國家安全是晉級逐霸的參賽資格，而不是參與逐霸賽局的終極目標。一旦某國滋生逐霸意圖，成為國際體系的逐霸貪婪國家，則國際體系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亦不復存在或難以發揮作用（Glaser 1997, 190-191; Schweller 1996, 119-120），取而代之的逐霸競爭，造成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極端廝殺。

首先，逐霸國家安全，構成逐霸競逐的參賽權，它是爭取霸權地位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國際社會不存在最高權威的無政府狀態，意謂沒有仲裁國家利益衝突的最高權威，進而使所有國家的存續安全，處於高度不安的狀態，而唯有在確保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方能追逐其他的國家利益與目標（Waltz 1979, 91-92）。不以苟活於國際體系為滿足，有意競逐國際社會至尊地位的逐霸國家，它面對的第一項挑戰，乃是時刻處於逐霸賽局的極度安全壓力，以保障參賽資格為第一要務。威脅逐霸國家外部安全環境的原因很多，未必可單獨歸因於逐霸競爭對手，因此，逐霸國家所禦之「外」，是包括但不限於其他逐霸競爭對手，所可能威脅逐霸國家安全的他者；例如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是造成其安全不寧的外國，但烏克蘭未必有逐霸東歐的野心。

其次，逐霸過程涉及爭奪國際物質權力分配與威望層級的國際至高地位競賽，贏家全拿的淘汰競逐特徵，衍生出奪取霸權首獎的最佳策略，就是以克敵之姿，降服競爭對手，凌駕對手國際地位，甚至終極地消滅對手。由於逐霸賽局只有在逐霸國家剪除所有參賽者之後才告結束，加之所有競逐霸權方，都可以採取極端策略角逐霸權大位，因此逐霸國家之間難有誠信可言。國際霸權地位之爭，將限縮國際合作的可能（MacDonald and Parent 2021, 363），逐霸國家之間最多只有暫時的合作，而難以建構持久性的合作夥伴關係。此外，淘汰規則更鼓勵逐霸國家運用較為可靠的內部權力成長途徑，而不是依賴他者善

意的外部權力成長結盟，作為提升國家權力的資源累積手段。由於淘汰是逐霸競賽的唯一規則，以可靠的內部生成權力資源為籌碼，善用欺瞞、狡詐與分化離間，最大效率剷除競爭對手，壓抑對手參賽，或是永遠讓競爭者退出逐霸賽局，才是逐霸國家得以持續參賽，並取得最終勝利的最佳策略。

再者，逐霸國家樂意承受高度的安全風險，以成就贏取國際體系霸權至尊地位的回報。逐霸國家一旦進入爭奪霸權的賽局，就同時放棄以尋常國家身份，與他者互構為朋友關係，組建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Deutsch 1957），或是達成權力平衡對峙的穩定狀態（Waltz 1979, 124-128），其最終的秩序目標，是建構唯我獨尊的層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非全贏即全輸的零和逐霸規則，使逐霸國家遭遇他者在生存、地位與秩序等三個層次的全面性抗拒。因此，逐霸競逐，實質上是逐霸國家置之死地而渴求霸權地位的終極宣示，唯有進入無所匹敵的無敵狀態，才能完成最終的層級新秩序組建。

綜合上述逐霸賽局特徵，本文提出逐霸國家分析架構，認為逐霸國家將遭遇國際霸權競逐所施加的競逐資格，地位汰除，以及新層級秩序組建的三大挑戰（請參見表1）。首先，逐霸國家如何在危機四伏的逐霸環境中，確保生存參賽資格，構成逐霸國家所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國家能否鞏固內部統治權威，以及內部權力成長途徑的產出規模，是檢證逐霸國家能否安內與禦外，永存於霸權競逐過程的指標。其次，逐霸國家遭遇被其他競爭者汰除出局，以及剷除逐霸對手的地位汰除挑戰。克服他者的物質權力抗衡與威望否定，降服甚至是最大化程度地剷除逐霸競爭對手，取得他者的肯認，獲致凌越他者的國際地位，是左右逐霸國家能否克敵與高敵勝出的觀察指標。最後，在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驅策下，逐霸國家能否深化統御權威，以無敵之姿，滲透他國的治理層次，組建不同程度的國際層級秩序，成為分析逐霸過程的第三項分析指標。

表1 逐霸國家克服逐霸挑戰的分析架構

挑戰類型	威脅型態	應對策略	檢證指標
競逐資格	內部統治權威碎裂	安內 (確保內部安全)	凝聚內部統治權威的程度
	他國的侵略	禦外 (確保外部安全)	內力規模足以獨力退外
地位汰除	他國的物質權力抗拒	克敵 (剷除對手)	降服 / 剷除對手程度
	他國的威望否定	高敵 (凌駕對手地位)	國際層級地位肯認
層級新秩序 組建	他者的治理抗拒	無敵 (組建秩序)	統御權威的滲透程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逐霸的競逐資格

處於充滿敵意競爭與安全不確定的無政府狀態，如何超越內部統治權威碎裂化（Fragmentation），以及外國侵略所交織而成的國家生存安全恐懼，構成逐霸國家參與逐霸競逐的資格要件。國家存續安全，除了涉及外部威脅的軍事安全，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軍事安全是國家間的攻防互動，以及對其他國家意圖的感受；政治安全涉及國家組織的穩定，政府體系運作以及賦予其正當性（Legitimacy）的意識形態，經濟安全是取得資源、金融及市場，以維持國家福祉及權力的最低程度。社會安全是維持語言、文化、宗教、民族認同及風俗習慣傳統形態的持續性（Buzan 1983, 19-21）。國家安全的核心價值，涉及國家生存與領土完整、政治制度、社會流動、內部種族關係穩定、文化維繫、經濟繁榮成長、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等等價值。危及這些國家核心價值的安全威脅，不僅有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與政治顛覆，還包括內在的經濟競爭力滯後，社會崩解，種族紛爭，以及執政正當性衰頹等問題（陳欣之 2003, 19）。

首先，內部統治權威碎裂國家，可能陷入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狀態。領導權威不振國不成國的情況下，徒有統治者頭銜的國家執政當局，沒有權力亦缺乏領導權威，無法動員國家資源，致力於國際霸權競逐。失敗國家意謂國家無法提供積極的政治財（Political Goods），例如安全、教育、衛生服務、經濟機會、環境監測、法律秩序架構以及司法系統，滿足人民的基本基礎設施要求（Rotberg 2002, 85-87）。缺乏治理權威，不能壟斷暴力手段的失敗國家，無法為人民創造和平暨穩定，不能確保經濟增長或社會財的任何合理分配，更無法控制國家領土（Brooks 2005, 1160），持續拓展國家權力，進而動員各種資源於逐霸競爭。一個失能、缺乏政府權威，以及受困於無止境失序暴力的失敗國家，意謂它缺乏參與國際逐霸競爭的基本物質能力。內部統治權威碎裂國家，肩負著為各方所輕視的輸家（Loser）標誌，不啻是吸引其他國家權力擴張的誘餌。

再者，缺乏穩固的內部治理權威，國家將無法應對無政府狀態下的生存安全壓力，被迫退出國際逐霸競逐，甚至導致國家的滅亡。統治權威不振的國家，領導君王大權旁落，無法進行國家權力成長。韓非指出「貴臣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等內部權力爭奪削弱君主統治權威的現象，都是國家滅亡的徵兆（王先慎 2013, 116-120）。政府或政權脆弱（Government or Regime Vulnerability），社會分裂離析未能聚合（Social Cohesion）的國家，不能匯集必要資源，以抗衡外部安全威脅；無法匯整菁英共識（Elite Consensus）且未能凝聚菁英團結（Elite Cohesion）的國家，甚至缺乏抗衡外在安全威脅的意願，只能任人宰割（Schweller 2004, 170-181）。韓非認為：「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王先慎 2013, 496）。堅實的內部統治權威，將增益內部權力成長成效，保障國家外部安全；反之，遭遇政治體系崩潰（Breakdown）的國家，將無力角逐至尊的霸權位階。

最後，國際逐霸過程，是成王敗寇式的零和權力競逐，不是維持國家生存安全為目標的求存苟活。具備自助特徵的內部權力成長途徑（Mearsheimer 2001, 157; Parent and Rosato 2015, 57），是逐霸國家權力成長的唯一可靠途徑。相對於外部結盟的外部抗衡（External Balancing），內部權力成長途徑，

並沒有受到現實主義的重視（Parent and Rosato 2015, 53）。內部權力成長途徑是動員國家自有資源，包括加強經濟能力，增加軍事實力，巧妙的策略（Waltz 1979, 118），以及模仿他國成功軍事實踐的能力（Parent and Rosato 2015, 60-70）。華茲（Kenneth Waltz）高度評價內部權力成長途徑，認為它比外部同盟抗衡手段更為可靠、精準與確定（Waltz 1979, 168）。米爾斯海默也認為，國家在平日就致力於內部權力成長，離岸平衡者克制逐霸競爭對手時，更會啟動內部權力成長途徑，明顯地擴張其軍力規模與能力（Mearsheimer 2001, 157）。戰國時代秦國一統天下，19世紀英國與20世紀美國所創建的全球霸業，突顯逐霸國家受益於內部權力成長路徑（Gilpin 1981, 108），得以克服他國抗衡與外部安全威脅，取得權力主宰優勢（Kugler and Organski 1989）。相對地，戰國時代齊國，19世紀的拿破崙法國，20世紀的納粹德國，以及與美國對峙的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都是當時的國際逐霸主角，它們曾一時匯集可觀的內部權力，卻又受挫於對手所匯集的集體軍事優勢，導致它們最終的落敗。貝克利（Michael Beckley）認為，在比較相對國力時，應採取淨資源（Net Stocks of Resources）評估方式，認為內生權力成長所產出的軍事力量與經濟總資源，需減去三項成本，也就是國家為創造財富與軍事能力所付出的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國家為維持其人民生命而支付的福祉成本（Welfare Cost），以及政府保護其公民所付出的安全成本（Security Cost），才是最貼切的國力衡量方法（Beckley 2018, 4）。貝克利所使用的淨資源衡量，呼應吉爾平（Robert Gilpin）與權力轉移論的看法（Gilpin 1981, 146-154; Organski and Kuger 1980, 20-22），以為內生權力成長途徑的國力產出，才是構成逐霸國家權力的唯一來源。

三、國際主宰地位淘汰

國際地位是國家之財富、強制力、文化、人口、社會政治組織與外交影響力等重要屬性（Valued Attributes）在國際社會排名的集體信念（Collective Beliefs）（Larson, Paul, and Wohlforth 2014, 3）。國際社會的逐霸競爭，是爭奪國際社會物質權力與威望層級之最高主宰位階的淘汰之爭。霸權地位是國家之競爭標的（Wohlforth 2009, 42-47）。它是需要其他國家肯認的獲得地位

(Achieved Status)，意謂逐霸過程，不單需要逐霸國家的自我期許，更需要國際社會中所有成員的認可與接納 (Volgy et al. 2011, 7-10)。

首先，國際逐霸地位淘汰，是長期的抗衡/反抗衡權位競賽，加劇逐霸國家與他國的權位衝突規模強度，使國際社會處於長期的權位調整衝突狀態 (Wohlforth 2009, 39)。結構現實主義預測，國際無政府結構的權力平衡機制，將產出必然的抗衡者 (Balancer)，以反制霸權的權位優勢 (Waltz 2000, 27-28; Waltz 1979, 127)，因此逐霸國家必然面臨他國的全面硬抗衡 (Layne 1993, 7; Layne 2006, 37-38; Layne 2012, 212; Waltz 2000, 30)。相對地，逐霸國家試圖建構持久的抗衡失靈效果，壓抑並挫敗逐霸對手的反制，使對手無力參與逐霸競逐。由於逐霸國家的物質能力與國際威望地位，並非一蹴可幾，逐霸國家意圖追逐國際霸權地位的野心，會使逐霸國家陷入長期的地位焦慮 (Anxiety of Status)，促使逐霸國家採取強硬政策 (Ward 2017, 208)。逐霸過程中所遭遇的國際地位否定與挫折，也會激化逐霸國家的侵略 (Murray 2019, 80)。最後，霸權戰爭將底定此種淘汰過程，劃定權力分配格局、國際威望層級以及國際體系治理秩序 (Gilpin 1981, 197-200)。證諸往昔的案例，逐霸國家間爭奪霸權地位的霸權戰爭，衝突規模十分驚人，衝突時間冗長，難在一定時間內決定勝負 (Allison 2017, 27-88)。

再者，國際逐霸過程是持續性的權位競逐淘汰賽局，不是以維持國家生存安全為目標的求存苟活。因此，外部結盟是消滅競爭對手的權宜之計，而不是逐霸國家創建霸業的取勝戰略。受到逐霸淘汰的影響，逐霸賽局會驅策逐霸國家採行戰爭 (War)、訛詐 (Blackmail)、誘捕 (Bait and Bleed) 與坐觀血腥廝殺 (Bloodletting) 等積極的權位成長策略，而不是採取抗衡與卸責等消極防範其他強權侵略的手段 (Mearsheimer 2001, 147-159)。與他國結盟的外部抗衡策略，是美歐國際關係學界最常討論的國家求存策略 (Waltz 1979; Walt 1987; Schweller 1998; Snyder 1997)。不過，戰國時代典籍則認為，扈從強權或是外部結盟，非並是逐霸國家競逐主宰地位的良策。荀子認為，扈從強權，向強權送交財寶割地等方法，並無法滿足強權的擴張欲望，國家最終仍不免被強權兼併的命運，只有強化內部治理效能，「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

不趨使」（王先謙 1988, 198）。韓非更反對組建集體安全制度，因為「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王先慎 2013, 495）。結合小國組建抗衡同盟，只會增加逐霸國家的逐霸成本，不單得不償失，甚至可能受制於盟約而失去戰略自主靈活性，使國家遭遇失敗的風險。外部結盟抗衡的能力加總（Capabilities Aggregation）效果，可能被盟國構陷（Entrapment）所拖累（Snyder 1984, 467），盟邦也可能敷衍搭便車（Free Rider），使同盟時時遭遇集體合作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Olson and Zeckhauser 1966），迫使逐霸國家要花費諸多成本，進行同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與盟邦討價還價（Bargaining），以維繫同盟合作關係（Snyder 1997, 165-180）。外部結盟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靠性，而且需要複雜的同盟管理，相對於內部權力成長途徑，外部同盟抗衡只能是一時的權謀，而不是長期提升逐霸國家主宰位階的最佳策略。

第三，逐霸國家採取包含但不限於物質權力的多種手段，提升逐霸國家的國際主宰地位。霸權是一種稀有而且具有高附加價值的位置財（Positional Goods）、俱樂部財（Club Goods），以及一國在國際敬重層級（Deference Hierarchy）中的位置（Standing）（Renshon 2017, 33-35），逐霸國家為取得國際社會肯認（Recognition）（Murray 2019），提升霸權地位的附加敬重（Deference）暨影響力（Renshon 2017, 33），或是為滿足其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會採取各種策略作為以追求霸權地位。首先，逐霸國家為彰顯其優越性，試圖擁有某些珍貴屬性（Prized Attributes），例如軍事力量、經濟發展表現，外交技巧與科技創新（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3）。甚至會一時採取符合主宰國所主張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規範，以加入更有聲望的國際制度（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6）。或是發揮社會創造力，促進國際規範或特定的經濟發展模式（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11）。再者，逐霸國家甚至可能利用守成霸權所認同之規範與國際制度，採取正當性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y），進行權力或領土擴張（Goddard 2009, 121-126）。在某些涉及逐霸國家領土爭議事件中，逐霸國家可能很謹慎地衡量使用強制力的成本效益，採取灰色地

帶強制 (Gray-Zone Coercion) 手段, 使對手受傷卻無法進行大規模反制抗衡 (Zhang 2019, 157)。逐霸國家亦可能介入國際危機管理, 以取得強權之特權 (Prerogative), 或是取得某種時代性尖端武器系統, 區隔逐霸國家與其他一般國家的相對國際地位優位, 或是尋求建立勢力範圍, 確認逐霸國家與他國之間的從屬位置 (Murray 2019, 58-63)。最後, 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 發現, 當國際地位層級 (Status Hierarchy) 被低階國家視為不正當 (Illegitimate) 與不穩固 (Unstable) 時, 低階國家傾向採取社會競爭 (Social Competition) 策略, 改變國際現狀, 以爭取高階的國際地位 (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7-9)。克敵策略, 也就是引發公開性、戲劇性且傳達明確訊息的國際衝突, 並在此衝突中取勝 (Renshon 2017, 158-162), 構成逐霸國家地位躍升的最有力策略。逐霸國家取得強權 (Great Power) 地位, 只是邁向最終霸權主宰地位的一個階段性過程。

最後, 逐霸國家亦可能面臨權位衰退。物質權力衰退, 將使逐霸國家遭遇名過於實 (Overachiever) 的權位失調 (Status Inconstancy) (Volgy et al. 2011, 11-12)。逐霸國家如果被列國公認為強權, 但是構成國際地位之珍貴屬性的國家權力, 卻步入衰竭階段, 例如創新停止、軍事成本增加、消費需求大於生產、經濟結構改變、內部腐化, 掌控全球成本的升高與經濟暨科技領先地位的消失, 都可能導致國家衰落 (Gilpin 1981, 156-185)。一旦被國際社會肯認進入衰退, 蒙上衰落霸權之名, 將影響逐霸國家的領導威望, 引誘其他國家趁虛而入,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MacDonald and Parent 2018, 12)。權位名過於實的衰落逐霸國家, 在惡劣的逐霸環境下, 很可能因為未能認知權力衰退而無所作為; 或是察覺權位失調風險, 謹慎地採取戰略緊縮 (Retrenchment), 重新部署軍力, 撤守爭議熱點, 卸載額外負擔; 或是重點採取嚇阻策略 (Macdonald and Parent 2018, 23-42)。如果衰敗速度很快而且浮現多重安全挑戰, 衰敗逐霸國家不無可能讓步調解, 採取妥協的綏靖 (Appeasement) 策略 (Treisman 2004)。反之, 如果衰退逐霸國家只面對一個逐霸競爭對手, 除會發動嚇阻/圍堵 (Deterrence/Containment) 外, 亦會以觸發危機 (Crisis Initiation) 與發動預防戰爭 (Preventive War) 方式, 在仍有勝算前傾力一搏, 剷除逐霸對手於初始狀態 (Copeland 2000, 39-40)。相對地, 逐霸國家向外擴張與發動預防

戰爭，未必可以調整權位失調，亦可能陷入過度擴張（Over Expansion）的陷阱（Kennedy 1987, 609），引發滅頂之災。

四、層級霸權秩序的組建

逐霸國家的最終目標，是創建唯我獨尊的霸權層級秩序，制度化逐霸國家的權位優勢，建立逐霸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支配性權威關係，規範化逐霸國家與從屬國家之間的不對稱權利暨義務。國際關係對於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定義尙未有定論（Tang 2016, 30-31），但基本上，國際秩序涉及國際社會之基本或首要目標（Bull 1977, 8），具有相對穩定性（Cooley and Nexon 2020, 31），反映國際體系各單元間的均衡永久行為模式（Lascurettes 2020, 16）。伊肯貝理（G. John Ikenberry）認為，國際政治秩序乃是一群國家間的治理安排（Governing Arrangements），它包括基本原則、規則與制度，俾以確定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彼此對於未來的期待（Ikenberry 2001, 23）。逐霸競爭不單是物質權力的較量，它更是逐霸國家試圖拓展其自身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秩序，涵攝國際體系其他國家的過程（Kupchan 2014, 252）。逐霸國家構建霸權秩序，是將後天逐霸有成的霸權獲得地位，經由規範化、制度化與法制化過程，轉化為霸權秩序中的天賦地位（Ascribed Status），俾能強固其權威性與正當性，形成霸權的結構權力（Structural Power）（Strange 1987），永續固化此種權位不對稱的優勢國際地位（曾雅真 2021）。

逐霸國家構建霸權秩序的目的，主要是維護逐霸國家的實務利益、強固逐霸國家的優勢國際地位，阻斷挑戰國對霸權秩序的威脅。第一，逐霸競爭是國際秩序之爭，它涉及國際體系內權力分配的改變，制度規則與地位威望的轉換（Gilpin 1981, 42）。再者，逐霸國家受到地緣政治邏輯（Geopolitical Logic）、社會經濟邏輯（Socioeconomic Logic）、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與商業邏輯（Commercial Logics）的驅動，構建霸權秩序，試圖複製其內部政治秩序規範，拓展至國際社會的其他地域，以延展其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Kupchan 2014, 225-230）。最後，逐霸國家所構建的霸權秩序，更是阻斷挑戰國威脅逐霸國家主宰地位的工具。逐霸國家組建的國際秩序，可以施展

「共通比對」(Commonalities for Contrast)策略,讓其他國家意識到所面臨的共同威脅,或是援引特定想法,啟動「誘發絆索」(Triggering Tripwires)策略,設定領土或修辭邊界(Territorial and Rhetorical Boundaries),阻止威脅方的進一步擴張,或是採取「社會權力斷絕」(Severing Social Power)策略,以特定原則破壞威脅方的本體安全(Lascurettes 2020, 40-41)。逐霸國家可受益於霸權秩序的三種作用,第一是同化從屬國,俾能強化其主宰地位的約束(Binding)作用,其次是傳播逐霸國家之信仰、意識形態與制度的輸出(Export)作用,最後是防止危機重演的學習(Learning)作用(Lascurettes 2020, 11)。逐霸國家武器化(Weaponize)霸權秩序的原則、規範與制度,以共同價值,鞏固扈從國與夥伴國對於霸權主宰權威的順從,為逐霸國家的物質權力優勢,提供源源不絕的概念性權威,動員扈從方的各種資源,摧毀其他逐霸競爭者的挑戰正當性。

依據霸權秩序權威對於其從屬國之滲透深度,以及霸權秩序涵蓋的國際規範制度廣度,吾人可以區分逐霸國家所建構的三種霸權秩序,也就是霸主秩序,天下秩序,以及帝國秩序(參見表2)。

表2 霸權秩序種類表

秩序種類 秩序內容		霸主秩序	天下秩序	帝國秩序
		霸權 / 扈從方關係	物質權力支配	物質權力支配+制度規範宰制
霸權秩序的構建價值		為各方接受的共同價值	從屬方接受並內化霸權方價值	主宰霸權的單方價值
霸權權威滲透程度		扈從方領袖	扈從方菁英	扈從方民眾
規範制度涵蓋程度	軍事力量限制	無	制度化軍事力量差序	核心方掌控軍備
	政經制度一致性	無	扈從國內部高度自治	中央直接統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霸主秩序，是國際社會中最常見的霸權秩序。霸主秩序中，逐霸國家依恃物質權力優勢，構建以力服人的上下從屬層級權威。霸主秩序的建構價值，是包含逐霸國家在內之各方，所接受的集體共同價值；例如春秋時代齊國與晉國揭諸的「尊王攘夷」，以保衛周天子攘斥南方楚國外族為號召，或是冷戰時代美國所宣揚的反制蘇聯共產主義對自由世界的侵略擴張。霸主秩序權威，影響從屬國的領袖，從屬國或是挑戰國，仍有機會發展其國力，挑戰主宰霸權。雖然從屬國可能仿效霸主的政經制度，但霸主秩序並不強制推動從屬國內部政經制度與霸權的一致化。過往春秋時代的晉國霸業，唐帝國在東亞所建立的天可汗體制，19世紀的大英帝國霸權，都是霸主秩序的代表。

天下秩序，建立在逐霸國家的物質權力與制度規範軟權力之上，從屬國接受逐霸國家所傳遞的單方價值，並在逐霸國家的物質權力支配與制度規範宰制壓力下，內化霸權價值為其內國價值。由於霸權價值的內化，天下秩序權威，滲透到從屬國內部的政經菁英階級。雖然從屬國仍保有其內部政經制度的高度自主性，但是霸權國際地位、軍事優勢與規範主宰性的國際制度化效應，使從屬國失去挑戰霸權的正當性。例如西周時代，諸侯國對某地域的統治地位，源自於周天子的冊封，各諸侯國享有獨立的內國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甚至軍事力量（鄧曦澤 2015, 112-116）。諸侯國的軍力規模，受到制度的限制，不能超越周天子的軍力；周天子擁有6軍，大國3軍，次國2軍，小國只有1軍（孫詒讓 1987, 2237-2238）。周天子尚擁有規範造法與發動軍事行動的專屬權，此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程樹德 1990, 1141）的正當性專屬權，成為天子霸權秩序的有力憑恃，是天子霸權秩序的構建特徵。例如美國在冷戰後所構建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以核不擴散建制（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限制他國不得發展暨製造核武（曾雅真 2021），以自由民主價值作為霸權正當性來源，向各國拓展自由主義政經制度的作法，都是天下秩序的翻版。

帝國秩序是逐霸國家兼併他國，直接統治萬民。建構帝國秩序的逐霸過程，將國際無政府狀態轉換為內國層級狀態，促成國際體系更易（Systems Change）現象（Gilpin 1981, 41-42）。在帝國霸權秩序下，各方被納入逐霸國家的直接治理，逐霸國家權威無差別地直接施展到一般民衆，逐霸國家的單方

價值，成爲帝國秩序的唯一價值，逐霸國家中央政府，實施對被統治方的全面控制。羅馬帝國的兼併征伐，普魯士經由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兼併德意志各邦建立德意志帝國，19世紀英國的對外殖民帝國擴張，戰國時代秦國兼併六國，都是代表性的帝國霸權秩序構建過程。

肆、秦國組建帝國霸權秩序的歷程

一、秦國加入戰國逐霸行列

戰國時期是逐霸國家相互競逐主宰霸業的國際體系。戰國時代的魏、齊、秦等國，不滿足於苟活求存，主動追逐霸權主宰權位。例如被齊、秦、楚等國痛擊的魏國梁襄王，他在對話孟子時，仍提問如何一統天下的問題（焦循 1987, 69-71），不忘逐霸的終極關切。齊宣王與孟子的對話，直言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的目的，是爲了滿足齊宣王關土地，接受秦國與楚國朝拜，蒞中國而撫四夷的稱霸大欲（焦循 1987, 74-90）。秦孝公接見商鞅時，初時對商鞅所提出的帝道與王道並不感興趣，一直到商鞅論述成霸之道，方使秦孝公語數日不厭，其原因在於秦孝公認爲成帝成王所需時間過於「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司馬遷 2014, 2708-2709）。即使是中等國家的宋國，亦有宋偃王在公元前318年稱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司馬遷 2014, 1970）。

秦國在戰國時代初期，飽受內外安全威脅，受到中原各國輕視，陷溺於本體安全焦慮。秦國受到三種威脅，首先是秦國與春秋戰國的其他國家一樣，均陷入貴族與王權的相互傾軋，秦國「數易君，君臣乖亂」（司馬遷 2014, 255-256），內部政治權力鬥爭造成王權政治權威不振，國家內部紛亂。再者，秦國遭遇嚴重的外部安全威脅。魏國於魏文侯時期以李悝爲相進行變法，成爲戰國早期的逐霸國家，不斷侵略秦國與其他國家，成爲秦國的外患。西戎的義渠亦構成秦國的外部安全威脅，秦國進行商鞅變法後，義渠對秦國的安全威脅並未立即消失，一直到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才消滅義渠，佔領義渠

的黃河以南地區，設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司馬遷 2014, 3490）。最後，秦國在戰國時代初期「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司馬遷 2014, 255）。秦國在春秋時期的一段時間內，曾與晉國親善，但進入戰國時代後，被中原強權視為蠻夷之邦，無緣受邀參與各種國際元首會晤。會盟活動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元首會晤暨舉行盟誓儀式的簡稱。春秋時期晉文公稱霸天下，命令扈從諸侯定期朝拜晉文公，各國發生衝突有事之際，舉行元首會晤，以解決矛盾；如果會晤後達成解決方案，則舉行盟誓儀式（楊伯峻 1981, 1232）。能夠參與諸侯間的元首會晤，乃是對國家身份地位的肯認，戰國初期的中原各邦，顯然並不肯認接納秦國，具備對等的國際地位。

透過政治革新，秦孝公將屈辱、野心與焦慮，轉化為實際的逐霸能量。秦孝公有志振奮，自述秦國「會往者厲、蹶、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司馬遷 2014, 256）。中原國家的身份貶抑，導致秦國對其存在（Being）、身份、與行為，產出本體不安全的焦慮（Anxiety）（Kinnvall and Mitzen 2020, 246-247）。內外安全威脅與本體安全焦慮，使秦國領導人秦孝公飽受屈辱，常痛於心，於是招募人才出奇計以彊秦，收復失地（司馬遷 2014, 256），開啓秦國逐霸的歷程。

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變法，整頓秦王執政權威，發展國力，超越逐霸的野心門檻，滿足角逐天下至尊高位的逐霸資格。秦國利用齊國挑戰魏國霸業的戰略環境變化，採取「落井下石」策略，趁火打劫削弱魏國，營造秦國地緣戰略優勢，俾能超越生存安全威脅，向東方擴張霸權。魏、趙、韓三家分晉後，³魏國魏文侯起用李悝進行改革逐鹿中原，成為戰國時期的第一個逐霸強權。齊威王於公元前357年即位後也發奮圖強，起用鄒忌進行改革，鞏固齊國統治秩序，謀求國家富強（楊寬 1997, 203）。公元前354年，魏國的保護國衛國被趙國攻擊，衛國向魏國求救，魏國出兵圍困趙國首都邯鄲3年，趙國向齊國求助。齊國採「圍魏救趙」策略，在魏國攻破邯鄲後出兵，於桂陵大敗魏軍，齊軍又匯合宋國與衛國，進兵魏國襄陽，魏國受到重創（中國軍事

³ 魏趙韓三國均由晉國所出，統稱為三晉。

史編寫組 2003, 118-119)。秦孝公趁魏國與齊國交戰之際，於公元前354-351年，先後攻打魏國元里，佔領少梁，安邑與固陽（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3, 119）。公元前351年魏國與趙國締結漳水之盟停戰，歸還邯鄲；魏王與秦王於公元前350年會於彤（司馬遷 2014, 2230）。接著秦國派商鞅，成功遊說魏國稱王並轉移魏國注意力到東方的齊國，拓展秦國戰略生存空間。

公元前341年，魏國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重施故技，出兵直奔魏國首都大梁，魏國10萬大軍在馬陵中伏，魏太子被俘虜。魏齊馬陵之戰是一場霸權戰爭，結束魏國的逐霸歷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率領韓國及其他小國諸侯，到齊國的徐州會見齊威王，尊齊威王為王，齊威王則回報以承認魏惠王的王號（司馬遷 2014, 2234）。齊魏兩國「徐州相王」事件，解構西周以來所建立的公、侯、伯、子、男的諸侯國家地位差序。自此之後，戰國時代各國的國際地位，其本質不再是由周天子決定的天賦地位，而是各國實力爭取的獲得地位，解除各國逐霸的規範封印。

秦孝公時代，持續執行打擊衰落強權魏國的「落井下石」策略。公元前340至330年間，秦國或是參加齊趙聯軍，或是單獨攻擊魏國，接連擊敗魏軍，取得魏國河西之地，並越過黃河，建立向東方拓張的前進基地（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3, 122）。秦國東佔函谷關，在東南方興築武關，取得關中全域山河之險，構成自固禦外的地緣戰略優勢（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 1989, 131-132）。公元前337年，秦惠文君接續秦孝公即位，楚、韓、趙、蜀等國朝秦，次年獲得周天子祝賀（司馬遷 2014, 260），顯示魏國與齊國等逐霸對手，仍然否定秦國的強權地位。魏國衰敗之際，秦國歷經秦孝公到惠文君的政權轉移，雖然商鞅為繼任的惠文君所殺，但商鞅的各項政經改革，發揚光大為強調效率、精準與程序的行政動員機器，在促進農業生產與保護自然資源等手段下，結合鼓勵軍功的社會晉升制度，成為秦國內部權力不斷成長的動力（Bodde 1986, 34-38）。秦國以逐霸國家之姿，加入戰國時代的逐霸競賽。

二、秦國克敵成效的起伏

秦國於戰國時代中期進入逐霸賽局，啟動多國擺盪於抗衡或是扈從秦國的「合縱連橫」傳奇。失去霸權地位的魏國，為求生存，採取聯合齊、楚強

權的合縱策略，圖謀自保以抗秦侵略。秦國惠文君於公元前325年稱王，以張儀為相，以衰落霸權魏國為目標，瓦解東方六國的合縱抗衡，解構楚、齊兩強親善，誘迫各國連橫扈從秦國。韓非定義「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王先慎 2013, 494-495）。依據今日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縱（從），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抗衡；橫（衡）則是扈從的代名詞。公孫衍策動魏國的合縱政策，於公元前323年發起魏國、韓國、趙國、燕國和中山國相互承認為王的「五國相王」，結成聯盟以對抗秦、齊、楚等強權，但是成效不彰（楊寬 1997, 349）。公孫衍又於公元前318年以楚懷王為縱長，組成魏、趙、韓、燕、楚五國合縱出兵伐秦，但是實際與秦軍接戰的只有魏、趙、韓三國軍隊，秦軍在函谷關大敗聯軍，魏軍損失慘重，秦軍趁勝追擊，於公元前317年在修魚大敗韓、趙、魏聯軍（楊寬 1997, 352;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1, 124）。齊國強權的缺席，以及楚國與燕國的安全承諾不足，削弱第一次合縱抗秦的抗衡實力（Hui 2005, 68-69）。相較於魏國在公元前341年的馬陵之戰失利，以及齊國在公元前284年濟西本土作戰中為競爭對手所擊潰，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合縱抗秦的失敗，突顯秦國已可以獨力抗拒東方國家的聯軍攻擊，取得禦外的守勢優勢。

公元前315至314年，秦國開始向東方開拓克敵，攻擊魏韓趙3國。韓國以太子倉為質向秦求和，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在臨晉與秦惠文王相會，魏韓兩國被迫連橫扈從秦國（楊寬 1997, 356;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1, 126-127）。秦國又以割地誘騙楚懷王背棄齊楚聯盟，受騙的楚懷王於公元前312年一怒興師攻秦，在丹陽大敗，秦國再敗楚軍於藍田，扈從秦國的韓魏兩軍趁機襲楚，直至楚國鄧地（司馬遷 2014, 2078），合縱聲威大減。秦國又接連兼併邊陲國家漢中、巴蜀與義渠，蠶食魏、韓、楚各國，由禦外的被動狀態，主動出擊克敵。繼任秦惠文王的秦武王於公元前310年就位，韓、魏、齊、楚、越等國皆賓從（司馬遷 2014, 263）。秦國在有力的王權領導下，結合變法後組成的農戰軍事力量，依恃地緣戰略優勢，克服生存安全恐懼固守本土，成功向外擴張，臣服東方諸國，在秦武王時代建立霸主秩序。

但好景不常，秦武王在位4年就因舉鼎絕膺而亡，秦國爆發王位繼承紛亂，楚裔宣太后與將軍魏冉擁立秦昭襄王，繼而秦國又發生甘茂與樗里疾兩

相之爭，內部政局動盪（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 1989, 171）。秦國雖有變法成效與地緣自固優勢，但受困於內部權威碎裂，秦昭襄王即位初期，遭遇逐霸對手齊國所發動的抗衡壓力，秦武王時代所建立的霸主地位幾乎不保。公元前298年，齊國孟嘗君發動齊韓魏三國合縱伐秦，經3年戰爭，公元前296年齊國率聯軍攻入函谷關，秦國歸還韓魏兩國部份失地求和（司馬遷 2014, 265）。秦國東擴逐霸的野心，受到齊國的有力反制。此時齊國連續壓制楚秦兩強，目的是迫使兩強無力干涉齊兼併宋國與淮北的土地（楊寬 1997, 370），接受秦楚朝拜，重演齊國在春秋時代稱霸中原的偉業。

三、秦昭襄王淘汰逐霸對手

秦昭襄王雖受到齊國合縱韓魏兩國的壓制，但秦惠王時代的連橫策略，使秦國以有限成本擊敗韓魏兩國，取得許多重要的土地；相反地，齊國合縱所得土地十分有限，多年消耗實力只是為韓魏作嫁，替韓魏盟國取回失土（楊寬 1997, 362），雖有虛名，卻無助於國力成長。趙國武靈王進行軍事改革，兼併中山國，壯大實力，但是趙國於公元前295年發生王位繼承內亂，趙武靈王餓死宮中，趙國由李兌為相，長期專斷趙國朝政（楊寬 1997, 371），旁觀秦齊爭雄。

不同於齊國保全三晉以合縱制秦的策略，秦國在發動淘汰逐霸對手戰爭前，多事先與其他強權和好，卸除他國干預可能，孤立對手外援（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 1989, 538-539）。秦昭襄王於公元前306年就位後，採取聯楚策略，但隨後秦楚關係因為楚國在秦質子太子橫殺人逃歸楚國而生變，秦國轉向參加齊、韓、魏聯軍，於公元前301年垂沙之戰大敗楚軍。楚國外受齊秦兩強威逼，內又發生莊躄之亂，不得不向齊國求和，秦國也送涇陽君赴齊國為質（司馬遷 2014, 265）。面對衰落的楚國，秦國再度採取「落井下石」策略。公元前299年，秦國攻楚，以請楚懷王到武關與秦結盟和好為由，扣留楚懷王，要脅楚國割地，楚國另立新君頃襄王，秦發兵攻楚（司馬遷 2014, 265）。秦昭襄王以魏冉為相，緩和秦齊關係，於公元前294年攻擊韓魏兩國，在伊闕之戰斬首韓魏聯軍24萬，乘勝接連取得韓魏大量土地（楊寬 1997, 371）。秦國所遭遇的抗衡與反抗衡戰事，請參見表3。

表3 戰國時期秦國所遭遇的抗衡與反抗衡戰事表

事件	時間	攻方	守方	戰爭結果
五國合縱抗秦	B.C.318	三晉、齊、楚	秦	第1次合縱失敗
丹陽藍田之戰	B.C.312	秦、韓、魏	齊、楚	秦連橫韓魏兩國，大勝齊楚聯軍
垂沙之戰	B.C.301-298	齊、韓、魏	楚	齊合縱伐楚大勝
齊合縱削秦	BC 298-296	齊、韓、魏	秦	第2次合縱；聯軍攻入函谷關，秦還地韓魏求和
伊闕之戰	BC 293	秦	韓、魏	秦斬韓魏聯軍24萬
齊五國合縱削秦	B.C.287	齊、燕、韓、趙、魏	秦	第3次合縱；五國並未進攻
秦合縱五國破齊	B.C.284	秦、燕、韓、趙、魏	齊	齊國退出逐霸競賽
鄢郢之戰	BC 279	秦	楚	楚國退出逐霸競賽
華陽之戰	BC 273	秦、韓	趙、魏	秦軍斬首魏軍13萬
長平邯鄲之戰	BC 260-257	秦	趙魏楚	趙國退出逐霸競賽
西周君約從背秦	BC 256	秦	西周	秦滅西周取得天子九鼎
東周君謀秦	BC 249	秦	東周	東周君失敗被滅
五國合縱抗秦	B.C.247	秦	三晉、楚、燕	第4次合縱；魏信陵君率聯軍大敗秦軍，追擊至函谷關
龐煖五國合縱抗秦	B.C.241	三晉、楚、燕	秦	第5次合縱，聯軍失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司馬遷 2014）。

諸國此時夾雜在齊國與秦國兩強逐霸之間，雖深知秦國是狡詐且有兼併之心的逐霸國家，卻在拓展疆土的實際利益誘惑下，與秦國協作，促成秦昭襄王成功淘汰齊國於逐霸賽局。公元前288年，秦國派丞相魏冉出使齊國，以超出王位的帝號引誘齊王，約定秦王與齊潛王並稱東帝與西帝，邀集其他國家共同伐趙，瓜分趙國土地；但2個月後，齊潛王採納蘇秦建議，以為齊國去帝號擯秦伐宋方為有利，齊趙兩國在東阿舉行高峰會議，約定齊去帝號以攻秦（司馬遷 2014, 2300）。在蘇秦主導下，公元前287年，趙國李兌為縱長，組織齊、趙、魏、韓、燕5國合縱聯軍攻秦，但齊王與魏王卻志不在抗衡秦國，而是屬意利用合縱抗秦，牽制各國無法干預齊國侵佔宋國。第3次合縱聯軍進軍到成皋後相互觀望，未與秦軍交戰即告瓦解（楊寬 1997, 379）。齊國利用此一時機，於公元前286年滅宋，「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司馬遷 2014, 2302）。此時各國有合縱伐齊、合縱伐秦與秦齊聯合攻伐三晉等不同策略，齊國孟嘗君因與齊潛王君臣不合，轉赴魏國擔任相國，竟是主張諸國合縱伐齊的始作俑者（楊寬 1997, 382-383），齊國遭遇面臨嚴重的內部治理權威崩解。

秦國立刻掌握時機，以領導者之姿，佐以土地誘因，塑成一個有力的合縱克齊軍事協作聯盟。公元前285年攻齊戰事發起前，秦王與趙王會於中陽，接著秦楚兩國和親會於宛（司馬遷 2014, 267），燕昭王亦赴趙國與趙惠文王會晤（司馬遷 2014, 2187）。秦國以瓜分齊地為餌，送質子至趙國與燕國以為擔保，推舉樂毅為趙燕兩國共相統帥聯軍。秦國派將軍蒙驁率秦軍，越過韓魏國境進攻齊國河東，為攻齊先聲，亦發揮控制三晉進兵的作用（楊寬 1997, 382）。此時齊國內部治理權威分崩離析，國家財政空虛，無法依往例向齊軍發放出征獎金，竟以不戰則將凌辱將士祖墓為督戰手段（楊寬 1997, 383-384），可知齊國陷入過度擴張的國力衰竭困境，已無力在逐霸競逐中自保禦外。五國聯軍於公元前284年在濟西擊潰齊軍，齊國向楚國求援，楚國卻想控制齊國政權並佔領淮北各地，秦、魏等國也肆機侵佔早被齊國滅亡的宋國土地（楊寬 1997, 386）。樂毅率燕軍深入齊境蹂躪齊國5年。最後田單雖驅逐燕軍復興齊國，但齊國已元氣大傷一蹶不起，退出戰國逐霸競逐。戰國時代齊秦並舉的兩極權力分配狀態，因為秦國成功策動五國伐齊，扭轉兩強逐霸為秦國獨

強的單極優勢。

現有解釋各國與秦國協力攻齊的看法，忽略逐霸國家戮力於權力成長與淘汰逐霸對手的行為特徵。對各逐霸國家而言，五國伐秦或是五國伐齊的最終目標，都是剷除一個強而有力的逐霸國家，而且能夠從瓜分土地過程中增強國力，厚植後續的逐霸實力。漆海霞認為各國未意識到秦國的安全威脅，而且齊國兼併宋國的安全威脅衝擊，遠高於秦國的侵略，故而各國扭轉抗衡矛頭，轉而壓制齊國（漆海霞 2015, 31）。但漆海霞提出的齊秦威脅感知落差看法，似乎低估各國在伊闕之戰後對秦國的威脅感知強度（劉俊智 2019, 108）。再者，秦國扣留楚懷王事件後，已被評價為虎狼之國，不可與之盟信，且有兼併諸侯之心（司馬遷 2014, 2081），顯然各國並未鬆懈對於秦國的戒心。秦昭襄王初年面對齊國合縱壓抑，卻能禦外自保，重振逐霸動能。相較之下，齊國受困於內部治理權威離心離德，加之內部權力衰竭形成的自保禦外疲弱，才是五國伐齊得以一擊崩潰齊國的主因。

秦昭襄王在破齊之後，於公元前279年先與趙惠文王在澠池相會，解除後顧之憂，繼而派軍攻楚，連下鄢等5城，攻破楚國首都郢，設立南郡，楚國被迫遷都到陳（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1, 134-135），楚國崩潰，退出逐霸競賽。公元前275-274年，秦國連續攻打魏國，公元前273年，趙魏兩國聯軍攻韓，秦派大軍救韓，在華陽消滅魏軍13萬，淹死趙軍2萬，攻破魏國首都大梁，魏國割地救和，秦國在設立南陽郡後撤軍（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1, 137）。秦國於公元前260年攻打韓國上黨，趙國派軍進駐長平，救援自附於趙國的上黨，引發歷時3年的秦趙長平之戰。此戰各國一如往常，並不救援趙國，放任秦趙兩強自相殘殺。最後秦軍殲滅趙軍45萬人，但是秦國也受創頗深，「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司馬遷 2014, 2837）。秦國於公元前257年，趁長平戰勝餘威，攻打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向魏國求援。魏國君王初期是採取觀望態度，並無意救趙（司馬遷 2014, 2891），但是救趙心切的信陵君，抗命偽造軍令，救援邯鄲成功（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1, 141），意外地打破秦國滅趙的圖謀。趙國歷經長平與邯鄲兩次戰役後，國力大損，已無力再與秦國競逐霸業。公元前257年，秦國接連攻打韓國與趙國，斬首韓軍4萬與趙軍9萬。西周的周赧王聯合各國合縱背秦，結果反為秦軍擊敗，西周王親自到秦謝

罪，西周滅國，秦取得象徵天子的九鼎（司馬遷 2014, 274）。公元前254年，天下各國派員朝覲秦國，韓國朝拜秦王委國聽令；次年秦昭襄王以天子禮儀郊祭上天（司馬遷 2014, 274）。秦國自命具有天子地位，但只取得韓國的臣服，其他國家並未肯認秦國的優越地位。

四、秦國組建霸權秩序的轉變

秦昭襄王末年，秦國取得象徵周天子的九鼎，試圖以周天子繼承者自許，構建天下秩序，但並未取得各國的肯認順服。此種秩序真空的狀態，迫使秦國必需另謀他圖，方能在自固禦外與蠶食克敵政策之外，完成組建霸權新秩序的逐霸終點。

秦國昭襄王於公元前251年過逝，秦孝文王繼任不過3日又亡，由莊襄王於公元前249年接任，此時東周君與諸侯謀秦，被秦莊襄王命相國呂不韋率師討滅（司馬遷 2014, 275）。秦莊襄王延續過去的蠶食政策，攻伐三晉向東方擴張。秦軍於公元前247年攻打魏國，自邯鄲之戰後滯留趙國10年的信陵君應魏王之請返國禦外，組織魏、趙、韓、楚、燕五國聯軍破秦軍於河外，乘勝追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司馬遷 2014, 2895-2896）。此時莊襄王亡故，秦王政（秦始皇）在公元前246年繼任，在呂不韋的策畫下，派員離間魏王與信陵君關係，偽稱信陵君獲得救魏各國諸侯的支持，有意取魏王而代之，於是信陵君被解除軍權（司馬遷 2014, 2896）。合縱聯盟因為信陵君被廢而瓦解，解除秦國長期以來「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王先謙 1988, 301-302）的隱患。如此可以觀察到，進入秦王政時代，六國抗衡只影響到秦國向東方擴張兼併的成效，根本不構成涉及秦國生死存續的威脅。

內部治理權威顛撲，一直是秦國逐霸過程的最大障礙。秦王政即位初期，因年幼之故，朝政由呂不韋主持，他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司馬遷 2014, 289）。呂不韋主政的秦國不斷攻打魏韓兩國，但公元前245至243年間，秦國接連遭遇饑荒、蝗害與疫病打擊（司馬遷 2014, 290）。趁此時機，公元前241年，韓、魏、趙、楚、燕五國組成最後一次合縱聯盟出兵攻秦，被秦軍擊敗（司馬遷 2014, 290）。秦國雖受到天災時疫的削弱，但五國合縱聯軍，並無法凌駕秦國的自固禦外能力，更遑論效法公元前284年五國伐齊的舊

事，直撓關中攻破秦國咸陽首都。無力擊破秦國本土，又缺乏如信陵君般具有國際威望的領袖人物，主持合縱抗衡秦國攻勢，東方六國在逐霸競賽中，只能採取兼併他國土地以壯大國力的策略，例如楚國於公元前256年滅魯，魏國於公元前254年滅衛，以及趙國自公元前251年到公元前243年的蠶食燕國戰爭（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1, 141-143）。

阻止秦國一統天下的最大障礙，是內部的政局動盪，而不是東方六國的抗衡。秦王政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46年），就有晉陽造反；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之弟長安君成蟜率軍擊趙，卻在進軍過程中於屯留叛變歸趙，引發一場政治清洗，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司馬遷 2014, 291）。禍不單行，當年更發生嚴重水災，秦民往東就食（司馬遷 2014, 291）。更嚴重地，公元前238年，位高權重的秦王母后面首嫪毐，利用秦王政舉行冠禮的時機，發動政變，最後秦王政在呂不韋、昌平君與昌文君之助下平亂獲勝，又引發一場腥風血雨政治清洗，重臣衛尉、內史、佐弋、中大夫令等20人被梟首，嫪毐被捕處以車裂之刑夷三族，奪爵遷蜀者有4千餘家（司馬遷 2014, 293-294）。嫪毐叛亂的政治清洗，以及主導興建「鄭國渠」的鄭國被發現是韓國間諜的衝擊，更波及投效秦國的移民，最後秦王政採納李斯建言，沒有驅逐外國客卿（司馬遷 2014, 297-298），卻反映秦國對內亂動盪的深刻憂慮。呂不韋主持大局的秦國，天災、戰爭與內亂政變等反覆交織，呂不韋雖提出重建天下秩序的藍圖論述（佐藤將之 2021, 121-125），但秦國忙於穩定治理權威不振的內部動盪，根本無力更上層樓。秦王剷除嫪毐親政之後，公元前237年，齊國與趙國朝拜秦王（司馬遷 2014, 294），秦國是重建西周的天子秩序，或是組建春秋時代的霸主秩序，就在秦王政一念之間。

秦王政親政後，秦國已擁有地緣、經濟、軍事、與治理行政效率所構成的物質權力優勢。歷任秦國君王開疆拓土，為秦國構築穩固的安全緩衝區，函谷關等要塞所保護的關中地域，使秦國享有地緣戰略優勢（Bodde 1986, 46）。關中的鄭國渠水利工程，使秦國免受天災饑饉衝擊，「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司馬遷 2014, 1699）。商鞅變法後，秦國能夠動員秦民，組成規模龐大的常備軍隊。秦國在公元前257年與趙國的長平之戰，秦昭襄王親赴河內地區動員，「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司馬遷 2014,

2834)，秦軍動員參戰人數，至少與趙軍45萬相當。公元225年王翦伐楚時，攻楚秦軍規模達到60萬之眾（司馬遷 2014, 240-2841）。此外，商鞅變法後，秦國以高效的行政效率治理國家著稱，在兼併敵國土地後，尚能「凝民以政」（王先謙 1988, 290），發揮最大的權力加乘效果，成就國力的淨權力成長，避免發生過度擴張的弊患。

對於未來的霸權秩序，秦王政採納李斯主張，建立帝王直接統御萬民百姓的帝國秩序。李斯建議，戰國時代周室卑微諸侯相兼，已無法恢復西周時期的天下秩序，順服秦國的東方各國，其規模領土不過秦國的郡縣，以當時秦國擁有的優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如果不掌握此一時機，待「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司馬遷 2014, 3084-3085）。秦王政依此兼用外交策略與軍事威逼，「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司馬遷 2014, 3084-3085）。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國不時遭遇饑荒與大雪天災（司馬遷 2014, 300-302），韓國亦於公元前233年臣屬秦國，但未阻止秦國執行兼併天下的帝國秩序組建。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軍先後滅亡韓、趙、魏、楚、燕、齊等國，兼併其地為郡縣，一統法令，實施秦帝國的直接統治，開創逐霸國家在中原組建帝國秩序的先聲。

伍、結論

有別於國際關係以美歐歷史實踐所建構的逐霸起伏觀點，戰國時代，是另一個觀察逐霸國家行為成敗，並且足以與美歐經驗相互驗證的逐霸案例。戰國時代歷時248年，提供長期的時間觀察幅度。戰國時代逐霸國家此起彼落，在不同的時空範疇內，同時存在2至3個不同崛起程度的逐霸國家。秦國成就霸業的歷程，固然是觀察成功逐霸國家的典範，但是魏、齊、楚、趙、燕等國在逐霸格局中翻騰失利的過程，提供更多的逐霸失敗案例，為描述、觀察、解釋、檢證暨理論化逐霸國家行為，建立逐霸國家行為模式，提供豐富的資料。

戰國時代的逐霸格局反映，逐霸國家與一般的安全追求國家（Security-

Seeking States))，在本質與行為上存在極大差異。戰國時代一再發生的逐霸案例，不時反駁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機制效能的迷思。諸如秦國等成功建立霸權秩序的逐霸國家，雖掛念對手的抗衡反制，但其主要考量是顧慮擴張兼併成效的高低，而不是憂慮本國生死存續會因此而受到顛覆。反之，驅動逐霸國家行為的根本原因，不是為保障國家的生存，而是追求主宰地位的野心渴望。

逐霸國家的行為目標，是獲得國際社會的至尊權位，因此逐霸國家對抗衡亦有不同的意義界定。逐霸國家間的抗衡，是為淘汰逐霸競爭對手，增益逐霸國家之權位成長的成功勝算。戰國時代對秦國、楚國與齊國的歷次合縱抗衡，多是某個逐霸國家結合其扈從附庸國，發起主動攻擊，以淘汰逐霸對手的戰爭，而不是確保盟國安全生存的權力平衡邏輯產物。例如公元前318年的五國合縱抗秦，公元前301至298年齊國合縱伐楚的垂沙之戰，公元前298至296年齊國合縱攻入秦國函谷關，公元前287年齊國率五國合縱削秦戰役，公元前284年秦國組織五國合縱破齊等案例，其目標都是剷除逐霸對手的先制打擊，而不是攻勢防禦的安全求存。戰國時代各國面對他國的兼併戰爭，多採取卸責策略 (Wang 2004, 196)，隔岸觀火，甚至趁火打劫，以最大程度擴展權力 (劉俊智 2019, 121-122)。逐霸國家的互動模式，以及個別的逐霸國家行為，與結構現實主義所假定的國家求存模式，存在極大的歧異。

秦國在戰國時代成功逐霸的歷程，在漫長的前現代時期 (Pre-Modern) 並非異數。匈奴與漢王朝在華北、西域與中亞交錯爭奪霸權秩序主導權位，唐帝國曾在公元7世紀建立主宰中原與中亞的霸權，與突厥暨大食爭奪中亞的主宰權位，塑造天下制度的國際社會 (甘懷真 2018, 308)。蒙古帝國、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與蒙兀兒帝國 (Mughal Empire)，曾建立跨越歐亞大陸的帝國霸權秩序 (Spruyt 2020, 83-249)。美國逐步擴張為北美大陸的區域霸權 (Mearsheimer 2001, 238-252)，更在20世紀中業後，折服英國、德國與日本，取勝冷戰削弱俄羅斯，約制中國再崛起。然美國內部政治極化 (Polarization) 熾烈，已衝擊其代議民主制度權威 (Iyengar, Lelkes, Levendusky, Malhotra, and Westwood 2019, 143)，未來美國能否延續逐霸動能，仍有待深入觀察。

逐霸國家行為是一個值得開拓的研究課題，有待更多的深入研究。本文所

提出的逐霸過程分析架構，是探索逐霸國家行為取向的研究起點。未來，內在權力成長途徑與外在結盟權力成長途徑，二者對逐霸國家的貢獻，尚有很多值得拓展的空間。如何理論化逐霸成功國家的行為邏輯，描繪權力成長策略的施作面貌，亦有待持續的深入研究。衰落逐霸國家如何自處於國際逐霸結構，更值得進行更多的對比案例分析。戰國時代的逐霸案例，仍遭遇歷史佐證材料單一且相對貧乏的限制，未來如果能進行實證經驗分析，或是引進中東阿拉伯、南亞印度、以及中南美洲馬雅（Maya）、阿茲提克（Aztec）與印加（Inca）帝國的逐霸歷程，以為對照驗證，相信可以增益吾人對於國家競逐全球霸權的深入認識，為理論化逐霸國家行為，逐步鋪陳更堅實的研究基礎。

（收件：111年3月29日，接受：111年7月6日）

Conceptualizing Aspiring Hegemon's Behavior: Inspirations from Qin's Hegemony-Quest Proces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sin-Chih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rguments on the hegemony are mostly satisfied with describing the birth of hegem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ut rarely explored its behavior and strategies for obtaining the supreme status of hegemony. There is no specif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how the aspiring hegemon overcomes challenges and establishes a hierarchical hegemonic or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ll the theoretical gap of hegemony studies, conceptualizes aspiring hegemon's behavio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observes how aspiring hegemon overcomes the three major challenges of competition qualification, status elimin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hierarchical order in the hegemony quest proces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successively eliminates Wei State, Chu State, Qi State and other rivals, which is the research sample of this paper. In 356 BC, Qin Xiaogong started reform. The Qin strengthened its internal ruling authority, built up with internal power enhancing approach, obtained an invincible advantage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its rivals, facilitated balancing-failure, and differentiated competitors. The Qin overcame its rivals and eventually used the invincible power supremacy to form an international hegemonic order.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different forms of hegemony, lays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depth aspiring hegemon research, and increases our understanding to aspiring hegemon's seek for global hegemony.

Keywords: Hegemony, Aspiring Hegemon, Balance of Power,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參考文獻

-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2001，《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Writing Group. 2001. *Zhong guo li dai zhan zheng nian biao (Shang)* [*Chronology of China's Ancient War (Part I)*].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1989，《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二冊，台北：黎明文化公司。Edi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ast Dynasties War History. 1989. *Zhong guo li dai zhan zheng shi* [*Chinese Past Dynasties War History*]. Volume 2.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 王先慎，2013，《韓非子集解》，二版，北京：中華書局。Wang, Xianshen. 2013. *Han feizi ji jie* [*Collective Explanations on Han Fai Zi*]. Secon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先謙，1988，《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Wang, Xianqian. 1988. *Xun zi ji jie* [*Collective Explanations on Xun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司馬遷，2014，《史記》，北京：中華書局。Sima, Qian. 2014. *Shi Ji*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甘懷真，2018，〈從天下到地上一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臺大東亞文化研究》，5：289-317。Kan, Huai-Chen. 2008. "Cong Tian Xia Dao Di Shang-Tian Xia Xue Shuo Yu Dong Ya Guo Ji Guan Xi De Jian Tao" [From Heaven to Earth: A Review of Tianxia Theories and Pre-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NTU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e*, 5: 289-317.
- 佐藤將之，2021，〈周魯時代的終結與呂氏春秋的登場〉，《科學 經濟 社會》，39：118-127。Sato, Masayuki. 2021. "Zhou lu shi dai de zhong jie yu lu shi chun qiu de deng chang" [The End of Period of Zhou-Lu Regime and The Advent of Mr. LY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cience Economy Society*, 39: 118-127.
- 辛萬翔、曾向紅，2010，〈多國體系中行爲體的不同行爲邏輯及其根源一

- 兼與許田波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5）：59-73。Xin, Wanxiang and Ceng Xianghong. 2010. “Duo guo ti xi zhong hang wei ti de bu tong hang wei luo ji ji qi gen yuan-jian yu xu tian bo shang que” [Actors in “Multi-States System”: Different Behavioral Logics and Foun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0 (5): 59-73.
- 孫詒讓，1987，《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Sun, Yirang. 1987. *Zhou li zheng yi* [Correct Meaning of the Zhou 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梅然，2002，〈戰國時代的均勢政治〉，《國際政治研究》，2002（3）：118-127。Mei, Ran. 2002. “Zhan guo shi dai de jun shi zheng zhi” [Balanced Politic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3): 118-127.
- 習近平，202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1/1026/c64094-32264124.html>，查閱時間：2022/03/27。Xi, Jin-ping. 2021. “Zai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hui fu lian he guo he fa xi wei 50 zhou nian ji nian hui yi shang de jiang hua”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Mark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ed on March 27, 2022).
- 陳欣之，2003，〈國際安全研究之理論變遷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4（3）：1-40。Chen, Hsin-chih. 2003. “Guo ji an quan yan jiu zhi li lun bian qian yu tiao zhan” [Evolution of the Security Studies and its Challenges]. *Prospect Quarterly*, 4 (3): 1-40.
- 陳欣之，2019，〈權力平衡機制的修正失靈與啟動失靈：戰國時代的案例檢證〉，《台灣政治學刊》，23（2）：1-39。Chen, Hsin-chih. 2019. “Quan li ping heng ji zhi de xiu zheng shi ling yu qi dong shi ling: zhan guo shi dai de an li jian zheng” [Ignition Failure and the Adjustment Fail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Mechanism: Case Study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Practices].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2): 1-39.
- 曾雅真，2021，〈不對稱地位的法制化強固：NPT建制核武國核保防特權的

- 深化與影響》，《政治學報》，72：1-42。Tseng, Yea Jen. 2021. “Bu dui cheng di wei de fa zhi hua qiang gu: NPT jian zhi he wu guo he bao fang te quan de shen hua yu ying xiang” [Legalized Solidification of the Asymmetrical Status: Strengthening and Impacts of the Nuclear Safeguards Privileges for the Nuclear-Weapon States in the NPT Regim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1-42.
- 焦循，1987，《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Jiao, Xun. 1987. *Meng zi zheng yi* [Correct Meaning of the Meng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程樹德，1990，《論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Cheng, Shude. 1990. *Lun yu ji jie* [Collective Explanation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楊伯峻，1981，《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Yang, Bojun. 1981. *Chun qiu zuo chuan zhu* [Note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楊寬，1997，《戰國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Yang, Kuan. 1997. *Zhan Guo Shi* [History of the Warring Kingdoms].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 楊寬，2002，《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Yang, Kuan. 2002. *Zhan guo shi liao bian nian ji zheng* [Certification on the Chronolog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Warring Kingdoms].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 葉自成、龐珣，2001，〈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與西方的比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12）：24-29。Ye, Zicheng and Pang Xun. 2001. “Zhong guo chun qiu zhan guo shi qi de wai jiao si xiang liu pai ji qi yu xi fang de bi jiao” [Chinese Schools of Diplomatic Though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ern One].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01 (12): 24-29.
- 漆海霞，2015，〈戰國的終結與制衡的失效—對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反思〉，《當代亞太》，2015（5）：4-48。Qi, Haixia. 2015. “Zhan guo de zhong jie yu zhi heng de shi xiao-dui zhanguo qi hezhong lianheng de fansi”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Failure of Balancing: A Study on the Stratagem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llianc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15 (5): 4-48.

劉俊智，2019，〈反均勢邏輯與國際體系的嬗變—競相擴張與戰國體系的終結〉，《外交評論》，2019（5）：104-132。Liu, Jun-zhi. 2019. “Fan jun shi luo ji yu guo ji ti xi de shan bian-jing xiang kuo zhang yu zhan guo ti xi de zhong jie” [Counter Balance of Power Logic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Race to Expand and the Demise of the Warring States System].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19 (5): 104-132.

鄧曦澤，2015，《衝突與協調：以春秋戰爭與會盟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Xizezhu. 2015. *Chong tu yu xie diao: yi chun qiu zhan zheng yu hui meng wei zhong xin*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Focused on the Wars and Conference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eijing: People's Press.

閻學通、徐進，2009，〈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流派的異同〉，《王霸天下思想及啓迪》：261-29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Yan Xuotong, Xu Jin. 2009. “Xian qin guo jia jian zheng zhi si xiang liu pai de yi tong” [The Difference and Sameness of the Pre-Qin Schools of Political Thoughts]. “*Wang ba tian xia si xiang ji qi di*” [Thoughts of World Leadership and Implications], pp. 261-291.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Company.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Beckley, Michael. 2018.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odde, Derk. 1986.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20-1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oks, Rosa Ehrenreich. 2005. “Failed States, or the State as Fail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2 (4): 1159-1156.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1983.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ssex,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lark, Ian. 2009. "Bringing Hegemony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85 (1): 23-36.
- Cooley, Alexander, and Daniel Nexon. 2020. *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oley, Alexander,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2019.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5 (4): 689-708.
-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avison, Jason W. 2006. *The Origins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eng, Yong. 2008.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Karl W. et al.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Cicco, Jonathan M, and Jack S. Levy. 1999.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 (6): 675-704.
- Feng, Yongping. 2006.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the UK to the 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1): 83-108.
- Ferguson, Niall. 2005.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 Gao, Cheng. 2011.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The*

-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 (4): 405-446.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8.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4): 591-613.
- Glaser, Charles L. 1992.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44 (4): 497-538.
- Glaser, C. Charles L. 1997.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50 (1): 171-201.
- Goddard, Stacie E. 2009.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 (3): 110-142.
- Hamilton, Eric J. and Brian C. Rathbun. 2013. "Scarce Differences: Toward a Material and Systemic Foundation for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22 (3): 436-465.
-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and Charles Kupchan. 1990.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3): 283-315.
- Ikenberry, G. John. 1989.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4 (3): 375-400.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2017.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96 (3): 2-9.
- Ikenberry, G John. 2020.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and Daniel H. Nexon. 2019. "Hegemony Studies 3.0: The Dynamics of Hegemonic Orders." *Security Studies*, 28 (3): 395-421.
- Iyengar, Shanto, Yphtach Lelkes, Matthew Levendusky, Neil Malhotra, and Sean J. Westwood.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 129-146.
- Kang, David.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 Stuart J.,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2): 242-254.
- Kinnvall, Catarina, and Jennifer Mitzen. 2020. "Anxiety, Fear,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Thinking With and Beyond Giddens." *International Theory*, 12 (2): 240-256.
- Krahmann, E. 2005. "American Hegemony or Global Governance? Competing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7 (4): 531-545.
- Kugler, Jacek, and A. F. K. Organski. 1989.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171-194. Boston, MA: Unwin Hyman.
- Kupchan, Charles A. 2014.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and The Coming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Security Studies*, 23 (2): 219-257.
- Larson, Deborah W., and Alexei Shevchenko. 2019.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rson, Deborah Welch, T.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4.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Paul, T.V.,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pp. 3-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scurettes, Kyle M. 2020. *Orders of Exclusion: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tegic Sources of Found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yne, Christopher.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4): 5-51.
- Layne, Christopher. 2002.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12 (2): 120-164.
- Layne Christopher. 2006.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2): 7-41.
- Layne, Christopher. 2012. "This Time It's Real: 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1): 203-213.
- Levy, Jack S. 1997.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1): 22-33.
- MacDonald, Paul K., and Joseph M. Parent. 2018.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cDonald, Paul K., and Joseph M. Parent. 2021. "The Status of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73 (2): 358-391.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Modelski, George. 1987.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urray, Michelle. 2019.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1990.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 (2): 177-192.
- Olson, Mancur, and Richard Zeckhauser. 1966.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 (3): 266-279.
-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ent, Joseph M. and Sebastian Rosato, 2015. "Balancing in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 (2): 51-86.
- Pashkhanlou, Arash Heydarian. 2013.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A Critique of Offens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 (2): 202-225.
- Rathbun, Brian. 2018. "The Rarity of Realpolitik: What Bismarck's Rationality Reveals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1): 7-55.
- Renshon, Jonathan. 2017.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tberg, Robert I. 2002.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Fail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 (3): 85-96.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6.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3): 90-121.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2): 159-201.
- Simpson, Gerry. 2004. *Great Powers and Outlaw States: Unequal Sovereign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Glenn H. 1984.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World Politics*, 36 (4): 461-495.
- Snyder, Glenn M., 1997.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Glenn M., 2002.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1): 149-173.

- Spruyt, Hendrik. 2020. *The World Imagined: Collective Belief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Sinocentric, Islamic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usan. 1987.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4): 551-574.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0.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128-161.
- Tammen, Ronald 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Chatham House.
- Tang, Shiping. 2016. "Ord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1): 30-46.
- Toft, Peter. 2005. "John J. Mearsheimer: An Offensive Realist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Pow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8 (4): 381-408.
- Treisman, Daniel. 2004. "Rational Appeas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2): 345-373.
- Volgy, Thomas J., et al., 2011. "Major Powe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mas J. Volgy, Renato Corbetta, Keith A. Grant, and Ryan G. Baird,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pp. 1-2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Waltz, Kenneth N. 1993.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2): 44-79.
-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 5-41.
- Wang, Yun Kang. 2004.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 Studies*, 40 (1): 173-201.
- Ward, Steven. 2017.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5-41.
- Wohlforth, William C. 2009.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61 (1): 28-57.
- Xi, Jinping. 2017.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por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8,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Xi_Jinping's_report_at_19th_CPC_National_Congress.pdf. (Accessed on June 9, 2022).
- Zhang, Ketian. 2019. "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1): 117-159.